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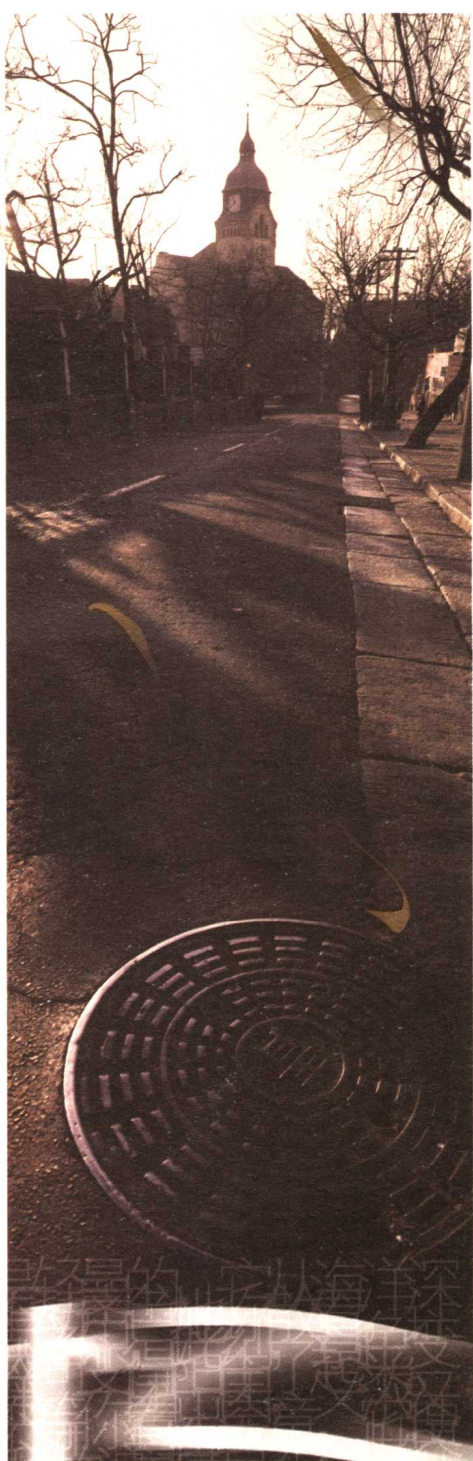
青 岛 记 忆

海雾的出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轻显的。它从海平线徐徐飘来。像轻纱那样透明。不知不觉地弥散着。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浸淫在郁鬱的雾气之中。这时。青色变得朦胧起来。原本熟悉的事物。忽然间变得陌生了。还有一种是狂暴的。像猛虎那样一拥而上。又沉又浊。带着沉重的喘息从海里扑来。不管你看什么。什么景物都将被淹没了。这时。每人不知。青色皆无。世界仿佛又回到了远古混沌之中。耳边只有沉闷的浪涛声。

薛 原 = 编

青 岛 出 版 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青島记忆

薛原◎编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岛记忆 / 薛原主编, 一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4

ISBN 7-5436-3176-8

I . 青... II . 薛...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2971 号

书 名	青岛记忆
主 编	薛 原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266071)
邮购电话	(0532) 5814750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责任编辑	刘 咏
特约编辑	周晓方
装帧设计	申 尧
平面制作	杰人平面设计公司
印 刷	胶州市装潢印刷厂 青岛杰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时间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24 开 (889×1194mm)
印 张	10.5
字 数	200 千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7-5436-3176-8
定 价	26.00 元

■ 民间的生活回味 ■

以前读20世纪30年代那些“客居”青岛的现代文人关于青岛的描写时，感情复杂，既为老舍笔下青岛的海和樱花感到骄傲，也为闻一多对友人说青岛没有文化感到羞愧。其实骄傲和羞愧都没有道理，“客居”文人眼里的青岛，不管褒扬还是贬低，都已是我们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既遥远隔阂又亲切熟悉，如同走在海边那些高低起伏的老街小巷里，看到墙上镶嵌着的铭牌上刻的“梁实秋故居”、“沈从文故居”、“王统照故居”、“老舍故居”、“洪深故居”等等，像是穿越了时空隧道，斑驳的旧居复活了对30年代青岛的记忆——那是留在纸上的用文字描绘的青岛。对老舍们来说，“客居”青岛虽只是人生短暂的一段，但他们关于青岛的零散印象却留在了青岛的记忆中，滋润着海风吹拂的街道。

过去的文人踪影，留下来的便是后人的精神食粮。亦如青岛老城区的那些欧式老房子，风霜雨雪已洗褪了当年屈辱的殖民色彩，代之而来的是令青岛人自豪的建筑景观——“欧韵青岛”。“客居”青岛的文人“记忆”和“欧韵青岛”的老楼旧宅也成为百年青岛值得称道的历史遗产。随着城市发展的步伐，这些往日的踪影旧迹更凸现出了对于一座年轻城市的分量。走过今天，遗留下的也便是明天的历史。

相比于现代“客居”青岛的文学描绘和老房子“凝固的音乐”，《青

岛记忆》一书所呈现的便是青岛人从昨天走到今天的“物质生活”，是来自青岛的民间记忆，一条街道，一幢老屋，一条胡同，一座大院，点点滴滴，记录下的是真实的情感和难忘的印象。

《青岛记忆》一书的作者大多为土生土长的青岛人，只有少数是外地来青的移民，对于这些出生于20世纪50和60年代的青岛人来说，个人成长的记忆已融合进城市演变的历史中。一条消失的街道，一家拆掉的饭店，连同消失的还有他们的少年梦想。留在心上的记忆便构成了对青岛的“解读”。在他们的记忆中，一个从我们身边匆匆走过的青岛留下了清晰的风景，他们所描述的也就是青岛人刚刚消逝的琐碎生活和精神感受。

就《青岛记忆》的作者来说，与作家郑建华、许志强、叶帆、张毅等人的职业性文学写作相比，并不以文学和写作为“术业”的晓民、姜茂森、吴贤枫、陈群丽等人的“记忆”更具有民间写作的色彩，如果说前者关于青岛的记忆在描绘上兼具了文学的魅力，那么，后者的写作则纯粹是对往日生活和消失的风景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内心感受。与用文字写在纸上的“记忆”相比，画家陈少亭为本书所精心创作的15幅插图，亦可以看作是一位青岛人用“彩墨”晕染在宣纸上的“青岛记忆”，而诗人高伟为这些彩墨画所配的性灵文字更是对“青岛”的女性解读。

如果说注重生活真实和底层态度是《青岛记忆》一书写作的初衷，那么，坚持民间立场和民间语文也就是《青岛记忆》一书编选的宗旨。

薛原 2004年7月18日于青岛



今天·即使你问一个土生土长的青岛人·说市区中心在什么地方·他也不会给你一个确定的答案·他会说·你去看海吧

· 一 二 三 四 五

海在哪里·海在任何地方·也许·海就是青岛灵魂真正的寓所·海的情怀就是青岛的情怀·普希金曾经称大海为“自由的元素”·青岛的自由也就是大海般的自由·自由就是永远的灵魂

叶 帆

- 002 窗外是海
006 从衙门到会堂

胡 修江

- 012 城市的细节
015 自由的城市

郑 建华

- 020 我的太平路
024 梦牵魂绕的郟城路
029 富丽堂皇中山路
041 父亲的天津路
047 火车站饭店
053 少年时代的汇泉广场
058 童年时代的新建礼堂
063 永远的天桥

许 志强

- 070 青岛万国公墓
076 青岛的钓鱼人
091 青岛的“够级”

张 毅

- 104 青岛的海
107 青岛的记忆

高 伟

- 112 读海
118 回到大沽路
124 市井邱县路

姜 茂森

- 130 观象山记忆
133 石头路情结
136 塔尖与凉亭
139 去湖岛吹海风

143 木制小鲍岛

146 素描辽宁路

150 细览临淄路

王 占筠

156 那些波浪般起伏的街道

160 莱阳路的前尘今世

晓 民

166 走过常州路

170 回望伏龙路

175 我与即墨路

关 华

180 海边的房子

183 泰山路往事

188 与青岛的海鲜相遇

192 在“拆”字中……

陈 群丽

198 我的南海路3号

王 勤

206 因为我们年轻

吴 贤枫

210 劈柴院里的书店

梁 青平

214 青岛的海鲜

周 彦敏

218 青岛湾的风花雪月

薛 原

224 消逝的胡同

232 海边的几个门牌号

叶帆

记忆

■ 窗外是海 ■

春天的时候，向海里投去漫不经心的一瞥，咦——海水变成了一片蔚蓝的颜色，过去只在古诗里听说，春来江水绿如蓝，原来海水也这样，不过我不忆江南，守着一片大海，日子充裕得很。

青岛的海不同于别处的海，因为崂山的余脉向市区蜿蜒，形成了一处处天然的海湾。我的窗外就是一座海湾，原来没有名字，后来，清代总兵章高元将军在这里驻屯，修起一座木质的栈桥。后来又改成铁质的，再后来，干脆修成一座石砌的，笔直地插进海里。栈桥也不同于别的桥梁，它只有此岸而没有彼岸，这座桥，一度是外国入侵的跳板，德国士兵和日本士兵都是从栈桥上进入青岛的。因了这座栈桥的缘故，我窗外的海湾就被叫做栈桥湾。

栈桥湾的海水蔚蓝了之后，青岛的花草树木开始争芳斗艳，最先绽放的是迎春，它不等叶儿长出，就急不可待地开出一穗一穗的黄色花儿，有几分娇艳，也有些许质朴，不论是在公园里还是在山崖石缝间，它都这么无拘无束地开放。受了迎春花儿的鼓舞，青岛的女孩儿们便踊

跃地甩去冬装，青岛的街头霎时间便涌动起流淌的花束，青岛的春天也姹紫嫣红了起来。

春天里，海雾会频繁地光顾栈桥海湾。我一直搞不清楚，究竟是地理原因还是气象因素，当青岛东部海边还是一片朗朗的风光时，栈桥海湾却被浓浓的大雾覆盖了。尤其是夜晚，海雾就像很薄的云层，把海边那些高大的建筑隐没起来，只有大厦上的霓虹灯还在熠熠生辉，造出一种如梦如幻的景象。

海雾的出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轻曼的，它从海洋深处徐徐漫开，像蝉翼般那样透明，不动声色地弥散着，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浸洒在柳絮般的雾气之中，此刻，景色变得朦胧起来，原本熟悉的景物，忽然间变得陌生了起来；还有一种是狂暴的，海雾像猛兽那样，一团一团，又浓又稠，带着沉重的喘息从海里扑来，不等你看出究竟，它便粗暴地把你给遮没了。这时，海天不见，景色皆无，世界仿佛又回到了混沌之中，耳边只有依稀的浪涛声。

很久以前，德国人占领青岛期间，他们在海里安放了一种奇特的装置，每当海雾弥漫之际，这个装置就会发出“呜呜”地吼叫，那声音不很响亮，也不尖锐，但是沉闷而又悠远，无论你在海边什么地方，总觉得那叫声就在你的身旁，浓浓大雾中，又多了几分神秘和情趣。青岛人管它叫做海牛，只要海雾一起，海牛就会发出沉闷的低吼，生长在青岛海边的孩子，儿时的梦境里常常有它相伴。其实，它是为船舶导航的一种器械，现在已经没有了，精确的卫星导航仪已被广泛地应用于航海中。

春天的海雾会持续很长时间，这段日子既让人惬意又叫人忧烦，惬

意的是景色，踏着湿漉漉的街道，走起路来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心烦的是潮湿，接连几天大雾，到处都是潮湿的，路边墙角会长出青苔，家里的墙壁还会生出霉斑，衣服和被褥总是潮湿着，让人感到几分郁闷。因此，每当海雾退去，灿烂的阳光君临大地之际，海边的人就会舒展开眉头，把家里可以晾晒的东西统统搬到阳光下。

青岛的春天雨水较少，两三场雨后，天气便渐渐地热起来，这个时候的大海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息，其中微微地有点儿咸味，还隐隐地有些个腥味，那是海水被阳光照射的原因。进入七月以后，就有性急的人穿上泳装下海游泳了，这时的海水多少有些凉，下海的人不敢畅游，扑通起一片水花之后，便急忙跑上岸来，虚张声势地喊几声，好像他们是第一批下海游泳的人。没有多少日子，下海游泳的人就多了起来，游泳的人一多，就等于宣布青岛的夏天来临了。这时的大海立刻换上一副热情的样子，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谄媚。这个时候的青岛，渐渐显露出它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丽日晴空之下，习习的海风和飒飒的凉意，把夏日的炎热变成了一种空前的享受。如果你有兴致登高一望，碧海蓝天，绿树红瓦，青岛简直就是一位妖娆无比的贵妇人。

小的时候，夏天是我们孩子的节日，整天价像一只水鸭子似的，在海里钻来钻去，而且，我们不喜欢在浴场里游泳，那儿人多拥挤，我们喜欢在礁石区游泳，那里的水清澈见底，如果往腰里拴上一柄渔叉，会碰上一箭双雕的好事儿，我曾经在礁石区外面叉到一条3斤多重的牙鲆鱼。再不然就干脆到栈桥上去，从那儿往海里扎猛子别有一番情趣，有时会把肚皮摔得通红。

现在的夏天不如以前好玩，每年总是陪着外地来的朋友去浴场，游泳差不多成了一种礼仪活动。而且，窗外那片海也不再是宁静的了，每天早上，招徕去崂山旅游的，到海上旅游的，全都用电喇叭在那里吆喝，一溜海边就像农贸市场那样嘈杂。到了晚上，海边的夜市又开张了，叫卖声此起彼落，等到卖小吃的摊贩打烊时，顺手一扫，一堆垃圾便落入海中。我常想，是不是应该把那个家伙扔进海里。

我喜欢的夏天，像一幅水彩画那样凝固在墙上了。

到了秋天，大海变成一种深绿的颜色，并且散发出一股诱人的气味，这种气味很像成年男人身上的烟草气味，而且，浪花也不像夏天那样轻浮，变得凝重有力，涛声也跟着深沉起来。每当秋季来临，我总喜欢凭窗望海，这时的海成熟了，而且，仿佛有了思想，让你觉得可以和它亲近，可以和它攀谈。

秋天还是钓鱼的绝佳季节，春天的鱼秧子已经长大，风和日丽的日子，扛一支渔竿到海边，当然，最好还要有两瓶啤酒，那样就有了锦上添花的意境。如果你找到一个有鱼出没的地方，碰巧又是适合钓鱼的潮水，那简直就是一种收获的感觉。我窗外那片海里，有一处我儿时的渔场，我们管它叫小岛子，其实只不过是一片礁石罢了，到退潮的时候它便裸露出来，像一个舞台，让我展示钓鱼的才华。后来，修筑西陵峡路大坝的时候，将那片礁石全部填平，白天是马路，晚上是夜市，我钓鱼的那块礁石，说不定正被一个卖塑料盆的小贩坐在屁股底下呢。

深秋时节，湛蓝的天空下，大海显得极其辽阔。碰到初一或十五的大潮汛，一排排涌浪从海里赶来，狂暴地扑向拦海大坝，在风力的怂恿

下，海浪在大坝上能撞起铺天盖地的水花，观看大潮的人，常常被这些突如其来的浪花打得浑身湿透。有一次，浪花竟然打进一辆正在行驶的公共汽车里。

冬季到了，凛冽的寒风扫过海面，海边没有游客，没有夜市，没有使人心烦的噪音，海边宁静下来。久违的涛声从窗外传来，探头一看，大海的颜色又变了，在一片铅灰的冷色中，大海显得雄浑、庄严、孤傲、冷峻。这时的大海，已经是一位伟大的思想者了。

于是，穿上衣服，到海边去，去和那位思想者攀谈。

从衙门到会堂

1891年对大清国来说，是一个麻烦迭出的年份。这年的元旦，光绪皇帝的亲爹死了。到了春天，颐和园的柳树刚刚发芽，扬州人又把外国人的教堂砸了。接着，开平煤矿的工人又把外国技师给揍得鼻青眼肿。从这之后，江南江北，内埠外省，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烧教堂、杀教士的骚乱，还有各种名号的起义造反。流年不利，光绪爷的眉头暗淡无光，想了想，把李鸿章叫来说，你去校阅北洋水师吧，只怕洋人就要打来了。